

## 《刘子》“影宋抄本”辨正

林其铨 陈凤金

现存六种《刘子》钞本中，有一种被称作“影宋钞本”者。此本现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，系大字本，有注，共十卷，分装五册，书无框栏行线，蝉页，中缝上标卷数，下标页码，每半页九行，行满十五字，注低一格，行满十四字。前有目录二页。每卷卷首不署撰者姓氏，只署书名、卷数及注者姓氏，其款式如下：

### 刘子卷之一

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 注

书末影钞清黄丕烈署为“巳卯季冬望后一日复翁”手跋，验之他本黄丕烈手迹，笔势相似。正文五十五篇，篇目次第除“正赏”，“惜时”、“言苑”作“××第××”之外，余“第”皆作“章”。在卷之七“慎隙章三十三”的“魏后泄张绣之仇”句注文：“张绣是袁绍下军将，与曹操格战”，“與”字倒文作“與”；在卷之八“阅武章四十一”第十六页第一行下之右旁，有“宋阙依明本补”六小字。该页（十六页）前半页第二行仅三字，下空；第三行空；下半页第一行空，第四行末空二字，第五行空，第八行仅有“众缮修戎器”五字，下空，但句均相联，字无缺。书中留有“天一藏书”、“东莞莫氏珍藏”、“叶启芳藏”、“叶启芳印”、“叶启芳丁酉六十藏书”、“天涯芳草”、“印庐所藏珍品”以及“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”

所藏书”等八种三十六方印记。该馆藏书卡标明：“影宋钞本（善本）共五册”。“天一藏书”印记，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鉴定，并经浙江天一阁骆兆平同志证实，不是天一阁藏书章。“东莞莫氏”者乃近人莫伯骥。莫伯骥号天一，于民国二十年秋著有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》，因此，所留“天一藏书”实是莫伯骥藏书章。

我们在整理《刘子》一书时发现，此本书貌、款式、文字和上海图书馆藏的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《刘子》完全相同。所异者仅有两点：（一）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字迹不如“影宋钞本”端正、有力；（二）两书所留藏书印记全异：“传钞”本留有墨印五种，朱印二种。五种墨印是：“璜川吴氏收藏图书”、“汪士钟印”、“閩原父申”、“惠栋之印”、“字曰定宇”；两种朱印是：“台山骆氏家藏”、“上海图书馆藏书”。

上述两钞本影钞之黄丕烈“已卯季冬”跋，对于考察“影宋钞本”真伪和渊源是个关键资料，兹录全文并加以标点分段如下：

《刘子》有宋刊本，系小字，向为五柳居物，后以赠阳湖孙伯渊者；又有旧钞本，向为五砚楼物，后以归余者，有旧刻专本，向为香岩书屋物，今以售余者；三本各不同。余曾借伯渊藏本校五砚本，又曾借香岩本参校于五砚本上，故知之详如此；此皆昔年事也。

春初，香岩主人歿，遗书分贖各房，有目录传观于外，余遂检向所见过者稍留一二种，惜年来力絀，宋元旧刻散失殆尽，而此区区旧刻，又复思置之；且卖书买书率补殊艰，自笑兼自愧也。

己卯季冬望后一日，复翁。

可见，此跋原题之于本为周锡瓚（字仲涟，号漪塘，又号香岩居士）所藏，后归之于黄丕烈的“旧刻专本”（或称“旧刻”）上。该跋《莞圃藏书题识》亦收之，海宁陈氏影印之“旧合字本

刘子十卷”和陈乃乾过校本《新论十卷》也有影印和过录。

“旧刻专本”黄丕烈也有称之为活字本者，同时还有记其书貌的文字。如现藏北京图书馆之黄丕烈校并跋的明钞《刘子注》十卷“嘉庆庚午”跋即有：“我友周丈香严家多秘书，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……余兹校活字本，是者存之，非者不赘焉。”在同本卷首天头，又记“活字本”书貌云：“活字本校，每叶十八行，行十五字，注低一格，大字，‘第’作‘章’。”

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陈乃乾过校本《刘子新论》，曾以“黄丕烈藏本”对校，并有记其书貌和述及此本流通的两则手跋。他所记的“黄丕烈藏书”的书貌是：

黄氏士礼居旧藏本《刘子袁孝政注》十卷，每半页九行，行十五字，线黑口单边，首行题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，以下各卷并同。注文比正文低一格，中缝记叶数、册数，首有璜川吴氏、惠定宇、汪闳原、潘菽坡诸印记，后有复翁跋。

陈乃乾述及“黄丕烈藏本”流通情况的二则手跋：

复翁跋钞本《刘子新论》（按：指黄丕烈校并跋的明钞《刘子注》十卷）云：周丈香岩家多秘书，向假得活字本，云云，未知即此本否？

黄氏旧藏《刘子注》（按：指《刘子袁孝政注》）十卷，向在陆叔同家，癸亥九月为上海古书流通处所得，将转售于吴中许博明，因假归留阅一霄，校异同于此本上。黄本不知刻于何时，即堯翁鉴别版刻至精，凡遇疑似之本，则但呼旧刻。去年在合肥李氏刻黄跋《韩诗外传》亦然，其谨慎可为后生师法。《刘子》注，唯《道藏》中有之，黄本亦从《道藏》出，其刻印似尚在正统以前。余初见此书时，书友陆君指为活字本，余未敢信，及假归校阅，见互倒之字甚多，始疑之；而卷七，十一叶中，竟有倒文與字，方知此书之为活字本无疑矣。

根据以上黄丕烈和陈乃乾关于“旧刻专本”面貌的记载，它同现藏之所谓“影宋钞本”和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完全吻合；陈乃乾所见的黄本所留藏书图记，除“潘菽坡”一印外，也全与上海藏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相同。我们把两钞本文字同陈乃乾过校本和陈乃乾校《子彙》本上所录之黄本文字加以对校，也相同。陈乃乾过校本《刘子新论》和陈乃乾校《子彙》本《刘子》，并在“阅武”第四十一：“遽击金而退之”的“金”字下和后半页“众缮修戎器”的“器”字下，作一横线记号，同时在过校本天头注：“旧刻本阙一叶”；在《子彙》本天头注：“活本阙一叶”。这就同两钞本第十五页止于“遽击金”，第十六页止于“众缮修戎器”，并在第十六页第一行下右旁小字“宋阙依明本补”完全对应。由此可见：所谓“影宋钞本”，也和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一样，乃从黄丕烈藏之“旧刻专本”或称“活字本”出是无疑的。

黄丕烈藏“旧刻专本”现已不知下落，但是我们在南京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见到的由“海宁陈氏”即陈乃乾于“甲子季夏”（1924年）影印的《刘子袁注》十卷，其书貌、文字、藏书印记，都与陈乃乾所见之黄丕烈藏本合。此本扉叶傅增湘题作“旧合字本刘子十卷”，前有著作“甲子荷花生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记”的手跋一则，跋称：“……兹忽覩古合字本于海上，因从陈君立炎假得校于汉魏本上，其是正较天一阁本（注）为多，以余所睹记，此为刻本之最善者矣”。此书款式、行数、字数、分卷、字的形体大小以及影印之黄丕烈“已卯季冬”跋，并同所谓“影宋钞本”合，所异者有如下三点：（一）旧合字本有框栏行线，中缝有向下之单鱼尾；（二）旧合字本没有倒文“與”字和“宋阙依明本补”的小字，同时也未缺页；（三）所留图书印记除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上所有之外，尚有潘菽坡、傅增湘、陆树声、许博明、陈乃乾以及“柯氏敬仲”等印记。“柯氏敬仲”乃元人柯九思之图记，此印经上海图书馆潘景郑先生鉴定，确定乃

书店加盖之伪印。至于没有倒文“與”字，我们特地向顾廷龙先生求教，承顾先生鉴别赐教云：“此是陈氏影印时挖补扶正。”我们再验之湖北省图书馆所藏之“旧合字本”，经扶正之“與”字确有挖补口的痕迹，为此深佩顾老先生鉴别版刻之精。所以，此本之底本即黄丕烈得之于香岩书屋并题“已卯季冬”跋之“旧刻专本”或称为“活字本”者，是无疑的。至于“旧刻专本”究竟刻于何时？陈乃乾定于“正统以前”。“柯氏敬仲”既是伪印，自然当在元以后了。

综合上述两钞本和“旧刻”本的材料，我们认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：

（一）所谓“影宋钞本”和“传钞黄丕烈藏本”以及由海宁陈乃乾影印并被傅增湘题为“旧合字本”者，皆由黄丕烈藏之“旧刻专本”或称之为“活字本”者出。

（二）黄丕烈藏之“旧刻专本”或称之为“活字本”者，其刻印虽在明正统以前，但不会早于元，更不会宋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（三）“旧刻专本”黄丕烈没有缺页记载，而陈乃乾见到此本时便有“活本阙一叶”的记录，钞本中有“宋阙依明本补”，说明钞本晚出。但是，钞者把黄丕烈藏之“旧刻”本定为宋本，实属妄断，是缺乏根据的，因而依此定钞本为“影宋钞本”，也是以讹传讹。把“影宋钞本”改称作“影钞黄丕烈藏本”或者“影钞活字本”则比较合乎实际。

注：

即今北京图书馆藏之“龙川抄本”，详见拙作《〈刘子〉两抄本考索》，载《文献》1985年第3期，总第25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林其铨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
陈凤金 上海市艺术学院